

一部揭露黑社会与腐败官员的力作

天 網

Tian Cheng

彭 斌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一部揭露黑社会与腐败官员的力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图书馆



110189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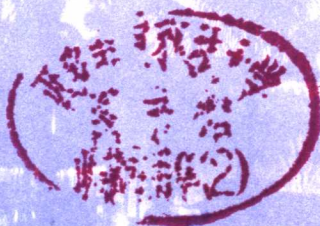
3P

36

天 惩

Tian Cheng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惩/彭斌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11

ISBN 7-80171-064-9

I.天…

II.彭…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8418 号

天 惩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廊坊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39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064-9/I·41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 3 号 邮编:100007 1136 信箱

引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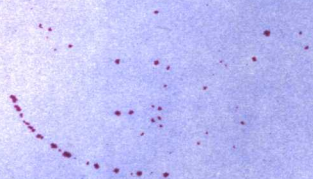
本报记者迅闻报道:2000年8月30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市东南数十公里外的阳光海滩上空,一架轻型旅游飞机突然爆炸,红光映亮了湛蓝的天空。目击者张小云(某大学三年级女生)说,飞机失事后,随飞机碎片散落到沙滩上的有十几具男女的尸体!这些尸体从天而降时都已一丝不挂,有的甚至已变得零散。另一位目击者蒋军(某部海军军官)告诉笔者,飞机失事前,曾有游客从飞机上跳伞而落。这是一架观光游览飞机,据说有供游客跳伞的娱乐项目。

记者赶到现场时,警方已将现场戒严。记者看到残缺不全的尸体被法医组合完毕(这组合好的男尸女尸很难说其中的一条腿或一只手臂不是属于此尸而是属于彼尸)并盖严了白布。此次飞机失事事件,已被公安机关定为F830事件,立案调查。记者将会对此追踪报道……

——摘自《京都晚报》社会新闻版

恶贯满盈的大毒枭沈九风在国外隐居多年。经整形易容后，潜回国内从事洗钱活动。在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和钱色交易交叉横行的今天如鱼得水。他投资洗钱的京都市主要领导也是个典型的“人民公仆”，贪财好色，虚伪之极，儿子更是有恃无恐，无恶不作。各种社会腐败现象为罪犯营造了生存环境，提供了安全保障。然而，当沈九风以种种卑劣手段击败了昔日情人，获取了国有资源与财富之时，被他玩弄过的歌星泄露了他的底细，并惹起天怒，受到天惩。

Tian Cheng





第一章

午睡起床,梅景雪浴罢,拉开衣柜之后望着太多的时装,不知该穿哪一套。其实,抛开这些时装本身高档的质地和新潮的款式,单论梅景雪与生俱来的美丽和凝脂般如雪的肌肤,就算穿上一套过时的衣裙,仍然能婷婷玉立或曰丰姿绰约。从前,梅景雪还不曾有过像此刻这样的迟疑不决,而是随心所欲地穿上一套就可以走进都市的人流,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且能显示出足够迷人的风采。这一刻,她要刻意地选穿一套时装,是因为总裁沈九风的叮嘱。当然,这并不是说她对自己妖娆的姿色产生动摇,而是知道,每每在沈总的叮嘱之下,自己的肩头就会要承担一回份量极重的任务。

将草绿中间有黄色条纹的一套时装从衣柜里取出来,将浴巾散落到绣花的红色地毯之上,站在穿衣镜前,比试着时装的同时,她也在欣赏着自己胴体所呈现出的醉人的亮丽。

梅景雪的漂亮,可以说是一种不同凡响的漂亮。她极有引力,更特别的地方是她能因为环境的变化气氛的变化而呈现出自己恰到好处的美。比方说在谈判桌前,她的美是端庄而沉稳的;在朋友聚会时,她的美是大方平易的;在老板面前,她的美是体面而温顺的。还有,她的美在游泳池内,是健康而富有活力的;在音乐厅内,是温文尔雅的。如果在风流榻上,她的美又该



是一种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沈九风已经暗暗地思忖许多日子了。

梅景雪穿罢套装，确切点说是穿了一件绣了花边并带有花穗的超小超短的低领无袖上衣。领口低出的程度正好露出整条乳沟及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双乳，乳下一拃处是用吐香的口红染过的一粒蓝色的肚脐。裙子与上衣比起来，似乎显得更短，短得刚刚能遮盖住她的那一条张力极好的贴肉内裤。这身简洁而又凉爽的穿着，就时令而言，五月底的京都似乎还嫌早了几天。不过，这一刻的梅景雪，简单而又妥帖地妆罢，浑身上下就透射着一种青春的气息和撩人的诱惑，而这正是她今天需要的。

再一次照一照镜子，梅景雪确信自己此刻的穿妆制造出的美色和性感足能醉倒任何男人之后，才走出公寓开上自己的红色跑车，直奔沈九风的别墅。

两个月来，沈九风可以说是在兴奋而又紧张中度过的。沈九风明白，自己从美国回到中国并投资兴建华光航空制造公司，是在与自己的胆量和才识较量。他还明白，倘若自己的庐山真面目一旦被警方识破，就会一命呜呼！不过，沈九风对自己智慧加才华的总值十分地信赖，就同他明白自己身上曾经出现过的弹洞与此刻残留着的伤疤。沈九风多年以前并没有返回中国建功立业的计划，只是在近两年，看到诸多华人归国之后因为财力雄厚而从商界转到政界并官居要位才动了心机。应该说沈九风是一个功名利禄之心很强的男人，他现在拥有的资产，足能让自己最终成为声名显赫的人物。或许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动机，沈九风才会不顾后果地归来并放胆一搏。

别墅里很静，除了沈九风幽幽的吸烟声没有别的响动。在这座别墅里，沈九风一般不接待别人，也不许别人进入。今天，



沈九风让秘书梅景雪驾车直抵自己的别墅，这还是他自买下这幢别墅之后，邀请来的第一位外人。

今天要梅景雪来别墅，沈九风是经过反复思考的。其实，沈九风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自己的别墅与梅景雪谈些什么，只不过觉得万一发生叫人不快的场面，在自己的别墅里容易应付一些。虽说梅景雪是自己得力的秘书，虽说平日间她对自己言听计从，但沈九风明白，那是她出于工作的原因，出于对自己这位归国华侨的尊重。否则，自己有心染指于她的心境，恐怕就不会像现在这般轻松和自如了。沈九风明白这些，就同他明白美国老板的女秘书一般都不会拒绝跟她的老板拿办公室的桌子当床一样。

四十出头的沈九风，亿万资产的沈九风，对于世界各地的女人，他是熟悉和了解的。发迹以来的沈九风，不赌不喝，只有一个爱好，那就是之于女人的胃口。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由，只要有人同他谈起女人来，他就会津津乐道地为你略带炫耀地叙述着美国女子身体的大葱气味、瑞典女子身体的韭菜气味、英国女子身体的咸鱼气味、澳大利亚女子身体的袋鼠气味等等。讲述到最后，沈九风还要做一个总结，那就是他之于中国女子身体气味的评价，他说中国的女子就是一坛存封的酒。见过的美女多了、经过的美女多了，沈九风之于身边工作的秘书的要求也就近乎苛刻。在上千个求职应聘的女子中，沈九风只选上了梅景雪和另一位叫胡小飞的小姐。沈九风的挑选条件是——秘书的姿色和才干同等重要。

随着天气的渐渐转暖，随着梅景雪的衣衫一天一天地减少，沈九风心底之于梅景雪那盎然的体态不止一次地暗自承认，她的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妖娆美女！她的妖娆之美是流动的，也是芳香的。太阳一样地热烈、月亮一样地泻意、烧酒一样地醉



人。沈九风心里极不愿意自己身边像梅景雪这样一坛存封的酒在自己还没有开封品尝之前就当炮弹射出,去击倒或是去醉倒一个目标,是此才约梅景雪到自己的别墅里来。

此刻,梅景雪已笑靥动人地坐在了沈九风的对面,但让她不解的是,沈九风除了用一双热情如火的眼睛缓缓打量她外,迟迟没有说话。梅景雪的脸上渗出了红晕的同时,脑门处也渗出了细微的汗珠:沈总,有什么事……找我!

……

沈总,我……我不该……是不是不该……

沈九风制止性地摇摇头,沈九风似乎不想让梅景雪说话,似乎嫌梅景雪一出声就消减掉一份寂静中的美丽。

不见沈九风出声,梅景雪似乎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说不清是因为紧张还是兴奋,梅景雪的躯体已经在悄悄中开始颤动。

沈总,我……我是……是想说……

梅小姐,让我欣赏欣赏你的胴体好么?

沈总,我……

梅小姐,你要拒绝我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真的! 沈总,我知道也明白,能得到你的赏识,是我的荣幸!

梅小姐,不要客套,来吧,你会明白,我沈九风是位杰出且不可多得的读解美丽女子的男人!

这是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正方形卧室,四面墙壁镶立着立地到顶的镜面,卧室的顶部组装着各色各式的灯具。沈九风按了一下开关,卧室的门关上之后,梅景雪首先的感觉就是这是一处简洁明亮得可以透穿肌体的空间。

在沈九风的目光示意之下,梅景雪走到床边,羞涩而又顺从地开始剥落自己那一身本来就短而薄的衣衫,直到剥落到不能



再剥落下任何附属物件之后，沈九风叭叭叭地按下几组开关的刹那间，卧室内一下子变得雪亮，床垫也开始慢慢地抖动……

一动不动地立在床沿边，梅景雪不敢用目光去碰沈九风的眼光，她知道这一刻，沈九风的眼光就是一团一团的火焰，可能将自己点燃也可以将自己烧伤。在梅景雪的心底，事实上早就在盼望着沈九风对她的垂爱，就同另外的女人都在殷殷地等待一样。

应该说梅景雪一丝不挂的胴体暴露在耀眼灯光之中，是撩人而又令人迷醉的。她的发丝乌黑，质感很好地一泻而下，像一道黑色的瀑布，溅起的一卷一卷的花纹就是一个一个甜美的梦境。她的眉毛轻淡而细长，显现出的柔美中杂入了些许的灵秀，睫毛长而卷起，眼线黑底蓝边，水汪汪的一双大眼，既有东方女子的纯情又有西方女子的媚眼式的放纵。她的鼻梁平直，鼻翼圆润而光洁，双腮上的浅红在鲜红的嘴唇的点缀下鲜活成夏日的新荷。她的脖子光洁而略长，从而使得她的下巴看上去时刻都在作微微扬起式的张望。她的双肩平展而富有肌肉，圆润得弹力活现。她的胸部洁白如雪，高高凸起的两个雪丘之上口红染过的两粒宝石，在灯光的照射之下反射着熠熠的清辉，看上去恰似一对晨起欲飞的白鸽。她的腰际细小，双腿白皙而丰满，臀部的轮廓圆弧成开弓前的状态。她的体息在这一刻似乎有一些甜甜的脆脆的味道，也有些类似于开窑的甘蔗散出的清香。

梅景雪从把自己的青春剥裸出来之后就在等待，等待着沈九风饿虎扑食般将自己扑倒，然后再感觉他那山洪奔泻般的冲撞火山喷发般的狂暴。然而没有，等待的和持续的是寂静中的寂静，寂静中只有灯光的响动。梅景雪鼓足了勇气，很像在背台词似的说：沈总，我的美不足以打动你么？沈总，我知道，世界之内，差不多每一个国家你都去过，见过的美女，恐怕比天上的星



星还要多！沈总，我不能打动你，不够美是一个方面……

小梅，别说了。不是你没打动我，是你的美——确切点说是你裸出的胴体之美将我打晕了！小梅，你不知道，我一点也不夸张地说，你是我观赏过的女性中最杰出的一个！注意，我用“杰出”而不用“美丽”，是因为我觉得“美丽”一词不能概括你的全部。小梅，你的胴体之美，就视觉而言，就是一首妙不可言的爱情诗，读来朗朗上口，字里行间都能令诵读的男人解渴并产生跳动的愿望；就味觉而言，小梅，你的胴体之美，就是一坛开封的烈酒，醉人的心智也醉人的企盼；就嗅觉而言，你的胴体之美就是一株芳草一朵荷花；就听觉而言，你的胴体之美就是叮咚的溪流潺潺出的一支曲子。真的，小梅，我说的这些，没有一点点夸大其词的成分。南半球的漂亮女子，我看过，虽说是一首漂亮的诗但没有意境；北半球的漂亮女子，我尝过，虽是酒但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存封；西半球的漂亮女子，我闻过，虽说是一朵鲜花但杂合着一些腥臊；东半球的漂亮女子，我听过，虽说是一支曲子却缺少点旋律的顿挫抑扬。小梅，现在，你该明白，你是怎么用胴体之美将我一下子击晕么？

沈总，既然你觉得我是一首诗，你就读吧！既然你觉得我是一坛存封的酒，你就品吧！既然你觉得我是一朵花，你就闻吧！既然你觉得我是一支曲子，你就听吧……

感觉着梅景雪的弹性与张力，感觉着梅景雪的体温与美妙，驰骋在梅景雪身上的沈九风像一位跃马扬鞭的猛将，他跨越河床时溅起飞扬的水花，奋蹄前行时炮起腾空的蹄子，撞开城门时城门洞开的声响就是一种碎裂的呻吟！听到了这样的一种呻吟，沈九风和梅景雪沉醉在共同的涅槃中……

沈总，今天让我来，就是为了这种事么？



梅景雪伸手抹了一下有点紊乱的发缕，这么问了一句。沈九凤摇摇头道：小梅，你知道，公司虽说成立了，但建厂房的地皮还没有买下来！我也是中国人，知道在中国办件事情是多么的不易！小梅，我今天叫你来，是要让你去把建厂房的地皮搞定！

沈总，这么大的事，我怎么办得了！再说，我……

小梅，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三十六计中，就有一条美人计的。小梅，你是十全十美的一个美人！我想，你会成功的！

沈总，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去“色迷”掌握大权的寒心？

是的，那块地皮，只有寒心才能拍板定音卖给谁！你想，堂堂一个市长，什么也不缺，什么也打动不了他，只有美人，或许能奏效。

沈总，可是，可是……

不要说，小梅，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放心，只要你办成这件事，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你。

沈总，有你这句话，我想，我会尽力办妥这件事的。

我相信。小梅，最好每天都与我通个电话。

我会的。沈总，再见！

再见！

第二天早晨，一夜没有睡实的梅景雪辗转在床上，思来想去，觉得单刀直入地去见市长，很可能不会成功。梅景雪相信，自己妖艳的美能打动和迷醉住代市长寒心，但她无法确定她是否能让他一锤定音地敲定地皮的事。想来想去，她忽然有了一个绕道而行的主意。

午休起来，梅景雪先给同学梁飞燕打了电话，约她晚上一起吃饭。梅景雪和梁飞燕上大学时是好友，梁飞燕和市长的儿子寒冰有过一段半生不熟的恋爱史。市长寒心的独苗儿子寒冰是



九天时装公司的总经理,若能通过梁飞燕去结识寒冰,通过寒冰去搞掂他的父亲,倒不失为一种步步为营的做法。

毕业后,梅景雪与梁飞燕联系日渐稀少。相同的专业相同的能力和水平,因为不同的社会背景,梁飞燕很容易地分到了新星航空研究所,而梅景雪的家不在本地,也就缺了关系,不仅未能如愿,反而被分到大西北的一座城市。梅景雪没去,她不愿离开京都。

梅景雪的电话打到梁飞燕家里的时候,她正在冲凉,听到铃声,梁飞燕挂着一身水花,赤裸着身子就跑到了客厅。

听到是梅景雪的声音,梁飞燕高兴得忘乎所以地说了一句我操——你没死呀!梅景雪就格格格地先把笑送过来然后回敬一句我操——你老公哩!梁飞燕同样格格格地笑了。

在一个典雅幽静的包间内,梅景雪等来梁飞燕的时间是六点钟整。这顿晚餐她们两人吃得开心聊得也很开心。

飞燕,你说,寒冰不错的,为什么就与他吹灯了呢?

他小子太花,花得差不多每个星期都要换一位!他手下的模特差不多被他换了个遍。

你自己不也很赶潮的,曾说过一个男友抱着你走,两个男友抬着你走的?

我是说过,可是……有一夜,我撞上他与一个模特小姐正上演着那种埋汰的镜头,骂过他之后就分手了。景雪,看样子,你现在混得挺阔,说说你的事吧。

是的,我的姨父从国外给我寄来一笔数目不小的美金,我想开一家时装模特公司,想到寒冰那儿取些真经。

行呀你,富婆啦!不过,找他,不怕他贪你迷人的姿色?

不怕。我想去应聘他公司的模特,你说这招法怎么样?

好是好,可你在大学五年学的专业,抛掉?



咳！如今别说是专业，就算是祖业能抛也得抛的！不过，飞燕，有一点我必须得先跟你讲明，要是寒冰弃恶从善爱上了我，你可不许吃回头醋。

放心，他会爱上你，我信，但我不信你也会爱上他，顶上天不过是为了套他的成功经验而逢场作戏地迎合他。景雪，我说得没错吧？我有些醉了，送我回家行么？

当然可以的，来，让我扶着你。

梁飞燕的母亲欧阳君见到飞燕留下的字条，便独自泡了袋方便面充作晚餐，吃罢，就伏案在灯光之下，聚精会神地思考起她关于一种新型飞机外形的最新设计，其专心的程度直到飞燕领着景雪进了客厅开了电视机之后，欧阳君才知道是女儿回家了。飞燕叫了一声妈，让景雪坐下，便去给景雪沏咖啡。欧阳君从内室走出来，见了景雪，刚要开口说声什么，景雪已经很有礼貌地站起来说：阿姨好！我叫梅景雪，是飞燕的同学。

你好，快请坐！早就听飞燕提及过你的。

妈，她可是我最要好最要好的同学哩！来，景雪，喝杯咖啡！谢谢。

梅小姐，听飞燕说，大学毕业时，你跟她一样，都是双优生的。毕业后，梅小姐在哪儿高就呀？

妈，提这些干什么！

没啥。阿姨，毕业后，我被分到了西部的一座城市，没去。

为啥没去呢？

我不想离开京都。

有工作了么？

还没有合适的，阿姨。

梅小姐，要是你不介意，到我的研究所来工作如何？现在，



我们所急需你这样的专业人才！

妈，您今天没犯什么病吧？

胡说！妈能犯什么病？梅小姐，我们所是搞航空研究的，可是你的对口专业。凭直觉，我能感觉到你与飞燕在专业上一样的优秀！

景雪，这可是天赐的良机呀！妈，不是说所里要裁人么？怎么又招贤纳士了？

是要裁人，裁的是那些可有可无的人！骨干和技术方面的尖子，我们还很缺！

阿姨，我……

景雪，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别担心，我妈是我们新星航空研究所的所长，说一句顶一万句！

非常感谢阿姨的厚爱！只是……飞燕，你知道的，我现在对专业没什么兴趣，只想开一家时装公司。不过，阿姨，我对您的厚爱和关心还是十分感激的！

欧阳君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或者说是心中一股说不清的滋味令她不知该接着说些什么。梁飞燕倒是像受了某种刺激地说：景雪，或许你是对的，也是有骨气的！谁也不用你，把你往西北赶，就是我，也要熬这一口气不是？

不能这么说飞燕。阿姨，我这段日子，半年多了吧，散惯了，谢您了阿姨！时间不早的，我不再打扰了。

欧阳君起身送走景雪，关上门，心中似有些不快。飞燕一见妈的表情，有些故意地说道：妈，这回救世主的角色没演好吧！当初，我劝过您，让您把她和我一起要到所里，您不听，今儿个怎么样，人家不领情！也是，要是我手里也趁个千八百万，也不会再对专业有什么兴趣的。

胡说什么！当初，只有一个指标，能怪妈？你们这些年轻



人,真叫人摸不透,今天还壮志凌云气吞山河,明天就气息奄奄烟消云散了!一句话,没出息。

没出息有什么不好!妈,要是人人都像您这么出息,有这么多的所长位置吗?

别贫!洗洗,睡觉去!

或许是因为刚才的不快或许是因为这一刻突起的敲窗夜雨,听着女儿飞燕哗哗的洗浴声,欧阳君的思绪随着夜雨的声音变得烦乱起来。

二十余年前,也是一个敲窗的雨夜,夜自习课之后,回家的路上,打伞而行的欧阳君听到有人在叫她。欧阳君停了步,两个蒙了面的男人就上来制住了她并拖往路边的树林里。欧阳君明白要发生什么,拚命地呼喊。

当她的衣衫已被扯烂,头顶的闪电清楚地照亮其裸着的双肩和胸部的时候,一个男人的声音炸雷一样地响了起来……

男人虽说身中两刀,但还是十分骁勇地打跑了流氓。欧阳君从地上爬起,见落汤鸡样的男人大腿淌着血,她踉跄地冲到他的面前。

沈天,怎么会是你呀沈天!

欧阳君,你不该在这样的雨夜独自回家的,多危险呀!

沈天,你怎么会在这条路上呢?

我……礼拜六兼了份家教,你知道的,我来自乡村……

沈天,今天是你救了我,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别这么说,欧阳君,你没什么事吧?

没……没有……

同样的一声炸雷响在窗外,震散了欧阳君之于回忆的片段。欧阳君拉上了窗帘,从书橱里取出了一本日记。



昨夜,没有月光没有星光的昨夜,沈天约我到校园附近的公园见面。上大学五年来,好多男生都约过我,我都谢绝了。我不想在学期间谈情说爱。可昨夜,沈天约我,我去了。沈天什么也没说,只是给了我一封信,我知道,那是一封求爱信。回到宿舍,钻进被窝用手电照着一读,兴奋得哭了!沈天说,他爱我,他说他要用生命和鲜血来爱我!他说,他要等我的信,他说他还要约我见面。我高兴,也害怕,害怕再单独见到他,不知说些什么。谈恋爱,什么是谈恋爱?谈恋爱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谈恋爱就是指男女间单独见面么?学校有规定,不允许恋爱的,可是,多数同学都暗地里恋爱上了。反正再过几十天就毕业了,沈天从心底里爱自己自己对他也没有什么反感,谈就谈吧。

——1974年5月8日

喝了口茶水,和衣躺在床上,一页一页的日记如同一张张岁月的卡片,清楚地记载着曾经有过的生活。看着看着,欧阳君忽然觉得那种回忆给自己带来的是更多的遗憾和阵痛。在那种烦乱心境的不断侵蚀下,她终于合上日记,起身来到了客厅。问一声女儿飞燕是否睡了之后,她拿起了电话。

今天下午,对于欧阳君来说,应该说是一个值得高兴和庆贺的日子。就在今天下午,上级领导同意和批准了她关于研究所创建实体企业的计划并贷款两亿元人民币,还说市主要领导对她的这项建议大加赞赏。

二十年来,经欧阳君亲自和参与设计成功的机型没少投产,但都是别人买断了制造权。欧阳君一直希望研究所能有一座自己的航空制造厂,这一多年的心愿今天得以批准和不久将要实现,应该说欧阳君是高兴的。欧阳君是那种越有大喜越不显喜